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和凯迪克大奖获得者

罗伯特·罗素作品集

利维尔和我

Mr. Revere and I

【美】罗伯特·罗素 著

伍雅清 译



APTITUD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LI WEI ER HE WO

利维尔和我

【美】罗伯特·罗素 著
伍雅清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利维尔和我 / (美) 罗素 (Lawson, R.) 著; 伍雅清
译. --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3.7
(罗伯特·罗素作品集)
ISBN 978-7-5336-7594-3

I. ①利… II. ①罗… ②伍… III. ①儿童文学—中
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2277号

书 名: 利维尔和我

作者: (美) 罗伯特·罗素
译者: 伍雅清

出 版 人: 郑 可
项目统筹: 鲁金良

选题策划: 阿卡狄亚
责任编辑: 黄树荣

封面设计: 薛 芳 张正文
特约编辑: 向琳君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398号, 邮编230601)
营销部电话: (0551) 3683010, 3683011, 3683015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539-292565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9.5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36-7594-3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这是一匹马讲述的一个信使的故事。

目 录

1. 14'军团的骄傲	1
2. 欢迎来到波士顿	8
3. 官员、绅士和乡巴佬	15
4. 自尊消退之前	22
5. 消失得无影无踪	31
6. 友爱的家庭	42
7. 上当受骗的乡下佬	52
8. 格里芬码头的伟大壮举	63
9. 马不停蹄的利维尔	72
10. 闭港	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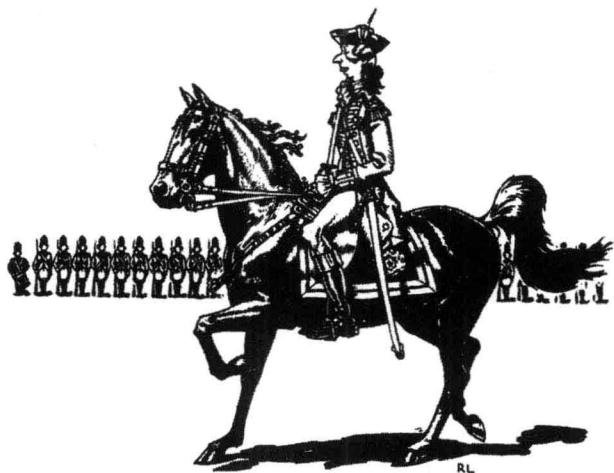
11. 钟楼的信号灯 97

12. 最后的骑行 111

13. 勇士归来 128

后记





1. 14'军团^①的骄傲

真是时光如梭、命运难测啊。此时此刻，我很难意识到自己在商人保罗·利维尔宁静的小牧场里过着简单质朴的生活。它位于波士顿郊区，是一个极其普通的马场，名叫“雪莉”。我其实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毕竟我生活得也算很惬意了，而且几乎没有什么职责。

但是有时候，我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过去的辉煌以及昔日的胜利，颇带一丝惆怅。

^①英国皇家军队。



我叫谢赫拉沙德，曾经是女王家族里最受尊敬的骑兵战马，也一度受到过大英帝国国防骑兵的赞誉，更是皇家第14军团步兵的骄傲。一想到辉煌过去，再看看现在如此平庸而落魄的境地，多少有点儿感伤。

会有懂我心思的历史学家准确地讲述我的故事吗？没有啊。那我就只好勉为其难，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讲述改变境遇的前因后果了。

这一切都起因于那些顽固的殖民地居民做了一个愚蠢的、简直是亵渎神圣的决定：公然反抗我们的主权以及国王乔治三世的神圣权力。

我依然清楚地记得离开英国前国王出席我们最后一次阅兵仪式时的情景。他坐在一个柳条编的椅子上，将双脚搁在一个极其丑陋的垫子上。如果他骑在一匹充满活力的战马上出场的话，可能会让人印象更深刻些。当然，他坐在椅子上也是有必要的，因为他得了严重的痛风，那是眼下正流行的一种疾病。尽管如此，他的眉宇间仍然洋溢着一种庄严的皇室气质，他无精打采地打着手势向从他面前经过的阅兵军团示意。

这是我的整个军旅生涯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我被梳刷得容光焕发。我的马蹄刚被涂了润滑油，鬃毛上还镶嵌着彩带。马具被仔细地擦洗过了，上面的黄铜饰品还闪闪发光。当我随着乐队发出的巨响和定音鼓的轰鸣声旋转腾跃、高高仰起的时候，我敢肯定，此时此刻，现场没有哪匹马儿受到了比我还热烈的拥戴。当然，能有幸在国王陛下的武装权威下效力，也没有谁比我更有军事热情和自豪了。

在这个重大的场合，我的主人——塞德里克·巴恩斯特布尔爵士，一个英国传统军队里的绅士和官员，他简直就是理想军人的典



*Left^{nt} Sir Cedric
Noel Vivian
Barnstable*

范，年仅二十一岁，又高又瘦，拥有征服者引以为傲的鼻子，有点儿像海雀的鼻子，不过颜色没有那么精美。他幸运地拥有极好的牙齿，跟我的牙齿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由于他总是半张着嘴，牙齿一直露在外面显得十分打眼，而他的下巴则是尖尖的。这些都是巴恩斯特布尔家族高度引以为傲的特征。

两岁的时候，他从保姆的手里摔过一次，从此便落下了毛病。他那淡蓝色的眼睛总是不住地流泪，此外，他还有些轻微的口吃，不是完全口吃或者结巴，更多的时候是既结巴又口吃。

不幸的是，在这个大阅兵的早上，我的主人累得睡着了。因为前





天晚上举行了一个欢送晚宴，这是专门为我们的官员准备的，晚宴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我的中尉需要睡十个小时才能完全清醒过来，所以这一天他一直都是强打着精神才睁开双眼的。然而，由于我比他更熟悉这些队列变阵，能分毫不差地走完这些阵形，因此，他的这种犯困的情况才没有被大家察觉。

巴恩斯特布尔中尉是达尔林·普尔爵士的副官，而达尔林·普尔爵士是我们远征军的上校和指挥官。今天早上，这位可怜的上校也特别困，在斯蒂尔顿大主教致祝词的时候，他不但睡得很熟而且鼾声很响。他的坐骑也是一匹英俊的战马，名字叫阿贾克斯。阿贾克斯拥有非凡的平衡感，能够在主人熟睡的情况下，熟练而敏捷地保证主人待在自己的背上。然而打鼾声还是惹恼了主教，这让阿贾克斯感到十分羞愧。

就在这一两天内，远征就要开始了。我必须要说的是，我们将去一个最不舒适的地区。我们的军队由14团、29团的步兵以及59团的一个分遣队组成，这个分遣队拥有两门野战炮。

根据一封密封的命令函（普莱威·希尔忘记把它密封了），我们的任务是占领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波士顿港口。

我们将会捍卫皇室王权的权威，镇压那些暴徒不断发动的骚乱，



以确保皇家军事储备的安全，展现出真正的英国绅士和国王士兵的勇猛与尊严。

这是我的第一次航海之旅，在这里，我就不赘述这次糟糕的旅行了。但是阿贾克斯已经有过很多次的航海经历了，他说以前还经历过比这更糟糕的。我根本无法想象出他说的那些，因为我很难去设想一个比我们这次还要糟糕的航行经历了。

我们驻扎在船的底舱，这艘船不但破旧不堪而且还有点儿漏水，居然还被误称为光荣号。底舱里没有灯光，空气也很稀薄。我们的草料发霉了，谷物也发霉了，并且生满了象甲。至于水，我更不想评价什么了。底舱里到处都是老鼠，它们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吃东西，在我们的马蹄下乱啃，搞得我们无法入睡。我们的畜舍从来没被清理过，至于梳洗毛发，就更不用提了。

马夫就住在我们头顶的甲板上，你很难想象一个比这更糟糕的场地。这些马夫是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为的是补充我们的队伍。他们总是没完没了地打闹、取乐。阿贾克斯和我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指派给我们的这些暴徒就是因为偷马而入狱的。所以，他们至少对我们马儿有所了解，我们吃的东西也比那些不幸运的同伴要好一些。

我是多么羡慕那些炮兵的马匹呀！他们入厩在另一艘运输船的室外甲板上，太让我们羡慕了！当然，他们暴露在露天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到暴风雨的侵袭。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羡慕那三匹马儿。

从马夫们的谈话中，我们知道了接下来远征的部署情况：总共为军队准备了四艘运输船，这些军人一天可以喝三次朗姆酒，如果天气允许的话，他们随时可以去甲板上。除此之外，他们的情况并不比我们好到哪里去。这些军人总是被人严密盯防着，因为他们中有许多



人表现出了不爱国的迹象，想去跳海自杀。还有一艘名字为雷鸣号的船，是专门留给官员及他们的仆人使用的。当然，我们还有四个护卫队，它们分别是：仇敌号、无用号、无能号和 无理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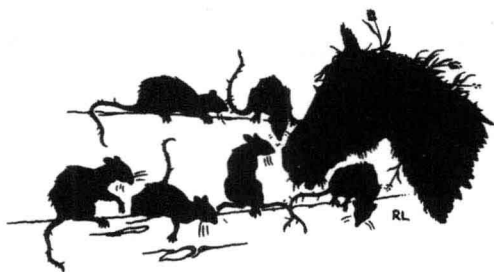
阿贾克斯觉得我们的航行出乎意料地快，只花了一个月多一点儿。不过对我来说，这次航行带给我的恐慌好像没有尽头。如果说我搜肠刮肚回忆起来的还有点靠谱的话，一七六八年九月的最后一天，我感到很兴奋：持久的航行终于停下来了，靠岸时抛锚链的轰鸣声回荡在整艘船上。事实上，我累坏了，根本没在意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我一向对外面可能发生的事情都不感兴趣，直到马夫跌跌撞撞地跑下来给我们扔些极糟糕的晚餐。





我猜，我们可能是停泊在波士顿海港,明天我们将能登陆了。到时，所有人都会将胡子刮得光光的，将腰带滚边，所有的武器和装备也将会被抛光，军服将会被熨烫得整整齐齐，头发上也会撒上润发剂……

但是，根本就没有人提到我们马儿的装扮和行头……





2. 欢迎来到波士顿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十月一号，天还没有亮，船上就开始骚动起来。从那些不同于往常的脚步声和咒骂声以及熟悉的肥皂水味道中可以判断：那些马夫正在洗漱刮脸、穿戴制服。

日出后没多久，舱门被打开了。看到这，我想我的心里还是蛮喜悦的。经过一个多月不见天日的生活后，我重新看到了蓝天和白云，



呼吸到了渗透至我们地牢中的十月的清新空气；海鸥在头顶上叽叽喳喳，喋喋不休。阿贾克斯还使劲儿地抬了下头，发出了虚弱的马嘶声。而我，恐怕是真的流出了几滴眼泪呢。

当船身逐渐降低的时候，我听到了落叶沙沙作响。从那些冲撞声和吆喝声中，我们知道马夫们正在摆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给我们送吃送喝。

又过了一段时间后，光荣号战舰被迅速地牵引到码头，我们随即被抬到岸上。我们的身体被一块帆布裹着，然后被举到桁端，再像吊一麻袋谷物一样被放到了地面上。我觉得，要是换做平常的话，没有什么比这更使人感到奇耻大辱的了。然而，这次情况有所不同，那种被从船里释放出来的快感远远胜过了尊严的丧失。

尽管整个大地似乎都在颤抖，阳光的照射使我们感到头晕目眩，但是能够重新感受到脚下踏实的土地和背上沐浴着的温暖阳光，真是太让我们高兴了。

更令我们兴奋的是，终于可以正儿八经地吃一顿了：一桶桶泉水，一车车美味而新鲜的草料，一筐筐干净的麦麸。这是我几个星期以来吃过的第一顿饱饭。吃罢，我感觉气力又恢复了，开始对周围的环境感到好奇起来。

波士顿坐落于一些不起眼的小山中，虽然跟我们英国的城市相比显得有点儿土气和简陋，但看起来还是蛮令人愉悦的。不管怎样，波士顿还是有一些像样的石砖建筑，其余的则大多数由木头建造而成，许多房子上面都没有涂油漆。街道有点儿杂乱无章、泥泞不堪，而且到处都是水坑。大多数街道看起来就像牛儿踩踏过似的：蜿蜒崎岖、高低不平。街道上还有许多看起来显得多余的教堂尖塔。



这个码头在我们到来之前就已经不允许平民进入了，现在这个码头上熙来攘往的队伍都是刚从船上下来的。从码头的起端一直到街道，站着很多镇上的居民。他们看起来跟乡巴佬一样，有点儿闷闷不乐，不过倒也还算安静有序。

然后我又观察了一下我的同伴们，他们的表情看上去都很难过。我们的皮毛又长又蓬乱，上面还沾着不少草料和脏东西，马蹄也被老鼠啃过，我们的肋骨和髌骨都瘦得突了出来，大家都耷拉着头。有些同伴甚至都站不起来了，而那些能站起来的，也只是勉强撑着站起来而已。

很快，达尔林·普尔上校就在一些官员的陪同下来视察我们了。其中就有我的塞德里克·巴恩斯特布尔先生。当上校看到我们凄惨的状况之后，他的脸开始变得愤怒起来。

“谁负责管理这些马匹的？”他责问道。这时，一个警卫官小心翼翼地向他走来并敬了个礼。

“罚五十下鞭打，并且官降一级。”上校怒吼道。

“五……五……五……”塞德里克中尉一边结结巴巴地说道，一边将惩罚明细记在了一个笔记本上。

“我的天哪，我们不能再骑这些骨瘦如柴的马了，我们只能步行了。”上校语无伦次地说道。

“步……步……行？”

上校大声地吼道：“是的，我们要步行前进。所有的官员都得步行前进。按等级列队！”

“按……等级……列……列队！”我的中尉重复道。

尽管我又虚弱又疲惫，但是看到我们的部队如此快捷有效地重新



编队，我还是自豪得忍不住要跳起来了。战士们斜挂在肩上的皮带在绯红色外套的映衬下闪着白光，衣服上的纽扣也都闪闪发光，头发也被抹得油光发亮，整个队列显得十分整齐，加上闪闪发光的步枪和刺刀，确实形成了一幅热闹的场景。唯一有点煞风景的是，队列里接连不断地传来抓挠声。此外，那些街道也很不卫生。

镇上的一小批官员代表早就来了，由于皇家总督弗兰西斯·巴纳德缺席，原因又没有解释清楚，这些官员正在遭受上校的质问。

“这太不正常了，太不正常了，太不体谅人了，简直是无礼透顶。他应该过来迎接我们的，他应该过来的。”达尔林·普尔上校激

